



OSID

儿童文学中“非人”角色姓名翻译研究

——以詹纳尔《西游记》英译本为例

邱玉华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重庆 40067)

摘要:《西游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地位斐然,其中四百多个富有诗意且童趣满满的“非人”角色姓名尤其引人注目。詹纳尔的《西游记》全译本在“非人”角色姓名的翻译上凸显了泛灵性、童趣性,以及对儿童读者特别关注的人文性,符合西方儿童读者的心理认知。该译本的多次再版佐证了詹纳尔对此类角色姓名的英译处理非常成功,为西方儿童读者理解且接受这部中国文学作品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关键词:儿童;“非人”角色;译名;泛灵性;《西游记》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2)01-0038-05

遵循儿童认为万物皆有灵的心理和认知,儿童作家在作品中创造了大量具有人类思维及行为等特征的“非人”角色。与人类的命名方式不同,很多“非人”角色常以译名命名,从其一出场就能吸引儿童读者的眼球。《西游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创作之初虽非专为儿童而写,但其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地位斐然,其中400多个富有诗意且童趣满满的“非人”角色姓名尤其引人注目。书中诸多“非人”角色符合儿童“万物皆有灵”的泛灵性认知特征,也“符合儿童文学‘童真、奇幻’的美学特征,以及儿童英雄情结、叛逆、游戏等心理特征”^[1]。

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虽然英语世界对其关注近百年来未曾有歇,出现过众多《西游记》节选英译本、英译单行本、英文改编本等版本,但目前世界上通行的英语全译本只有美籍华裔学者余国藩(Anthony Yu)和英国汉学家詹纳尔^[2](W. J. F. Jenner)的两个译本,都名为 *Journey to the West*。本文研究的是詹纳尔的英译本。詹纳尔面对他者语言和文化,不迁就、不妥协,摒弃了先前普遍流行的改编式、节译式等翻译方法,完整地全译了《西游记》,在整体上呈现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化

之异、文体之异、语言之异、思维之异^[3]。自首发以来,詹纳尔译本于1993年、2003年、2008年被纳入不同丛书多次再版。为研究詹纳尔译本中“非人”角色姓名翻译的范式,笔者收集了《西游记》原文^[4]及译文中对应的400多个“非人”姓名,对其进行英汉对照列表,从儿童文学泛灵性、童趣性文体特征,以及对儿童读者的人文关怀角度进行分析。

一、“非人”角色的定义和分类

大多数儿童在心理和认知上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和他们一样活着的智慧生命,能知冷暖疼痛,能有喜怒哀乐,能对等地与人类进行交流沟通。儿童文学作品以人为本,遵循儿童的心理和认知特性,创造了大量可以和人一样思维动作行事的“非人”角色。

“非人”角色,顾名思义,就是指文学作品中除人类以外的角色。在儿童文学作品中,这些“非人”角色多被赋予人类一样的心理、情感、思考、行为能力,甚至具有超过人类的神奇力量。关于“非人”角色的分类,各有不同表述。

刘守华^[5]将民间童话“非人”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来源于神话传说中具有飞天遁地、点石成

收稿日期:2021-03-21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外语专项项目“国别研究视域下儿童文学中‘非人’角色姓名英译研究”(2019WYXZ27);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儿童外语教学协同创新中心”平台项目“儿童外语学习绘本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17PTXM116)

作者简介:邱玉华,教授,研究方向:英汉语对比、翻译理论和实践。

金等各种超自然能力的神魔类角色,以及不惧险阻、勇于追求正义幸福的英雄类角色,例如西方的宙斯和中国的女娲等。第二类是自然界中被人格化的事物,即一些原本没有思想、无法言语的形象被设定为有生命、能呼吸、会思想的自然类角色,例如在文学作品中日月星辰、风云雷电、花草树木都可以是有生命的独立个体。第三类是社会产物类,即人类社会中产生的物品被人格化为“非人”角色,如安徒生童话《坚定的锡兵》中的断腿玩具锡兵,叶圣陶的《稻草人》中能伤心、悲痛的稻草人。

H. Joseph Schwarcz^[6]将“非人”角色分为“非人生物”(non-human living beings)和“灵性机器”(animistic machines)。“非人生物”指有生命的飞禽、野兽等物种,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拥有和人一样的言谈举止。“灵性机器”指人类制作的无生命的物体(inanimate man-made objects),以及行为做事有某些神奇力量或者超出物件本身固有本事和能耐的工具、玩具、小机械装置、现代意义的机器等(tools, toys, gadgets, and machines),如《变形金刚》《玩具总动员》等作品中的汽车、玩具等。

二、《西游记》中的“非人”角色及命名

《西游记》是一部优秀的幻想小说和神魔小说,以唐朝和尚玄奘到天竺取经这一历史事实为依据,讲述了唐僧和三个“非人”徒弟西天取经、修行成功的故事。《西游记》不仅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还为老少读者创造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将神话人物、神话环境和各种神奇的法术和谐地统一起来,具有浓厚的中国神话背景和价值体系。该书总计100个章回,有具体名称的神怪人物角色形象近450个,这些角色姓名的种类和文化内涵的复杂程度远非一般小说所能企及。书中有以唐朝皇帝唐太宗为首的人间世界、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上神仙世界、以阎罗为首的地狱幽冥世界,以及以如来佛祖为首的西方极乐世界。这四个世界中的纷繁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取经五众(含白龙马)、凡间众生、仙佛神灵妖魔鬼怪。大致来说,本文研究的“非人”角色名称除了人间凡人名和不在作者认知范围内的梵文菩萨名(Buddhist gods),其他角色都属“非人”角色,大概有380个。

人类角色有姓(surname)、有名(given name),姓传承自父族,表明血缘关系,名由长辈赐予以与人区别。除了极少数例子,《西游记》原著中基本上所有的“非人”角色使用的都是诨名(nickname),或者

说绰号、混号、外号。这些诨名或是概括姓名担当者的相貌、生理特征,或是对担当者的禀赋德性、行为举止等做出外观与内涵有机统一的概括,或是表明其地位或职责。这些诨名可以细分为表达敬重仰慕或体现亲昵亲密感情的善意诨名,以及具有侮辱性、不尊重担当者、甚至侵犯其人格尊严的恶意诨名。

三、詹纳尔《西游记》英译本中“非人”角色的姓名翻译

(一)泛灵性

原著中“非人”角色的命名给《西游记》赋予了泛灵性。凡是把有生命物体的特征投射到无生命的物体之上,或者把人的特征投射到其他物体之上,都属于泛灵性或万物有灵论“animism”的表现^[7]。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8](Jean Piaget)的研究也充分证明了儿童的泛灵性思维及其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

从把人类的特征投射在无生命物体上来看,原著中“雷”“电”这样无生命的事物分别冠上了“公”“母”家庭成员角色的称号。这些称号承担者在家庭中的特殊重要地位,赋予了称号或令人敬仰、或令人亲切的特性。这些称号的使用并不局限于家庭,也可用于其他场合,附带了人类的社会性,总是让人有正面、积极的联想,例如“公平”“母语”等。译文中的“Grandpa Thunder”“Mother Lightning”忠实地保留了这一特性,让儿童读者在这些角色身上看到了家人亲切的特质。

另外,从把人类的特征投射在有生命事物上来看,《西游记》原著和詹纳尔的译文都栩栩如生地体现了人类特性中的社会性。作者吴承恩利用泛灵性构建了东海龙王管辖的东海这个想象世界,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虾、蟹、鱼、贝等都可以像人一样穿着士兵服装威风凛凛地站岗巡逻,遵循官衔等级做事。原文中按中国明朝时期武官等级命名的这些虾兵蟹将,在译文里詹纳尔用了西方的现代官衔制来逐一对应,如鳊提督(Provincial Commander Bream)、鳊都司(Commander Perch)、鲤总兵(Garrison Commander Carp)、鲋太尉(Colonel Mackerel)、鱗力士(Guard Commander Eel)等。这样一来,与作者脑海中明朝那些士兵着装形象完全不同,西方儿童脑海里出现的就是特色鲜明的西方军队服装。把人的社会特征投射到这些海底世界的生物身上,儿童读者就可以想象听见他们的口令声,看见他们立正敬礼的肃穆样子。

现代儿童文学中的泛灵性不仅是一种认知方式,更是很多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式和手段。《西游记》体现的泛灵性是作者思想的载体,因为在作品中各路神仙鬼怪的世界里,拥有一身好本事那可是至上的真理,从众多小角色的命名就看出了作者的思想意图。表1是《西游记》中各个世界小角色的译名及翻译。

表1 《西游记》中各个世界“非人”小角色译名及翻译

中文名	译文名
千里眼	Thousand-mile Eye
顺风耳	Wind-accompanying Ear
大力鬼神	Strong-arm Devil King
急如火	Fire-fast
刁钻古怪	Wily Freak
精细鬼	Dexterous Ghost
伶俐虫	Skilful Beast
有来有去	Gocome
快如风	Wind-speedy
古怪刁钻	Freaky Wile

表1列举的都是些各种跑腿行杂事的小角色,他们的译名把作者本人乃至整个人类想要拥有超凡本事的那种心思体现得入木三分。他们的命名成了该文学作品审美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合,提升了作品本身的蕴含意味与解读空间。这些小角色的形象因而也变得可爱至极,让人过目不忘。

在此要特别提到的是对“美猴王”一词的翻译,译文用了“Handsome Monkey King”。尽管原文对孙悟空的外形描绘是“龅牙黄毛红脸雷公嘴”,但他在众多猴子中长相出众、本事超群,赢得一个“美”为名。“Handsome”一词在《柯林斯高阶英汉双解学习词典》里一共有四个词条,第一条的解释就是“(男子)漂亮的,英俊的,帅气的。A handsome man has an attractive face with regular features”。美猴王作为全书的核心角色,儿童受他的影响至深,他的英勇聪慧让儿童完全忘却了他与人类不同的猴头猴脸的外貌,把对他的那份欣赏和热爱体现在了“handsome”这个积极、正面的词汇上。詹纳尔的译文“Handsome Monkey King”让美猴王有了最帅的男性外貌特征,赋予了他人类男性的特质,这也契合儿童期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即把所有的事物都视为有生命、思想感情和活动能力的物体,相信生命和灵魂是无处不在而独特的。可见原著中角色名称体现的泛灵性在译文中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 童趣性

从认知角度来看,《西游记》在中国能成为儿童必读书目,其因素颇多,但是该书符合儿童的认知水平这一点功不可没。儿童的思维从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逐步发展到以抽象逻辑思维为主要形式,但是这种抽象逻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较大的具体形象性^[9]。这样的思维认知特点要求儿童读物的语言要具有直观性和体验性,才能形象直观、生动有趣地演绎出各种角色形象。

1. 神仙世界

原文中神仙世界“不伏阎王老子所管,躲过轮回,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4]的佛、仙、神三种“非人”角色,其译名都是善意的名字。基于此,詹纳尔在翻译这些角色时多带上“lord”“god”“king”“heavenly teacher”等表明身份角色的褒义名称,见表2。

表2 《西游记》中神仙世界“非人”角色译名及翻译

中文名	译文名
托塔李天王	the Pagoda-bearing Heavenly King Li Jing
玉帝	Jade Emperor
转轮王	King of the Turning Wheel
推云童子	Boy Cloudpusher
风伯	Uncle Wind
万圣龙王	Infinitely Sage Dragon King
井龙王	Dragon King of the Well
王母娘娘	Queen Mother
弼马温	Protector of the Horses
布雾郎君	Young Lord Mistspreader
武曲星君	Star Lord Wuqu
都市王	King of City Markets
哪吒太子	Prince Nezha
东海龙王	Dragon King of the Eastern Sea
电母	Mother Lightning
灵宝道君	Precious Pure One
水伯	Earl of the Yellow River

在以玉皇大帝为首的神仙世界,仙人共计140多个,其中名字带有“帝”“王”“将”“官”“元帅”“君”“神”“师”“公”等褒义或者官衔字眼的神仙就有100多个,超过全书人名总数的1/4。译文中不仅保留了这100多个带有褒义的官衔官阶的称呼,而且有所增加,例如城隍(City God)、土地(Local Tutelary God)、黄河水伯(the Earl of the Yellow Riv-

er)等在原文很中性的角色姓名词汇翻译时都增加了“god”、“earl”等褒义官衔官阶名称。这种翻译方法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儿童通常把世界简单地分为好与坏两个范畴。这些褒义的正面词汇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角色是正面人物,对后续的故事理解助益很大。

另外,还有比较偏向于动物名称的角色 30 多个,例如氏土貉(Earth Raccoon-dog of the Base)、箕水豹(Water Leopard of the Winnower)、尾火虎(Fire Tiger of the Tail)、斗木獬(Wooden Unicorn of the Dipper)、毕月乌(Moon Crow of the Net)、娄金狗(Metal Dog of the Harvester)、胃土彘(Earth Boar of the Stomach)。这些译名遵循忠实原则,只阐述其动物属性,但是这种忠实正好译出了原著的童趣。动物世界是儿童最好奇的领域,不管男女性别,大多数儿童对动物的认知都很直观、形象。

2. 妖魔鬼怪世界

《西游记》中除了神仙,还有妖魔鬼怪,世间万物皆可修炼到此境界。他们具备的本领远远高于本身物种,而且大多也拥有接近神仙一样长的寿命。相较于译文对于神仙世界使用了大量的固定梵语宗教名称(例如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the Patriarch Subhuti”、南海观世音菩萨“the Bodhisattva Guanyin of Mount Potaraka in the Southern Sea”)和褒义官衔,妖魔鬼怪的译名翻译就简单多了,这些“非人”角色的动物属性带上“妖”“魔”“鬼”“怪”等字眼就是其名称了。对于此类名称,詹纳尔的翻译原则也是忠实于原文,加上了“fiend”“monster”“spirit”等贬义或非善意的字眼,见表 3。

表 3 《西游记》中妖魔鬼怪世界“非人”角色译名及翻译

中文名	译文名
黄狮精	Tawny Lion Spirit
牛魔王	the Bull Demon King
狼头精	Wolf-headed Spirit
虎怪	Tiger Monster
鲇鱼怪	Catfish Spirit
铁背苍狼怪	Iron-backed Grey Wolf Ogre
青面鬼	Blue-faced Monster
牛头鬼	Bull-headed Demon
醜面金睛鬼	Sallow-faced Golden-eyed Ghost
白花蛇怪	White-patterned Snake Spirit
精细鬼	Dexterous Ghost
白骨精	the Corpse Fiend

这类名称基本的译文构成就是:动物属性+“妖”“魔”“鬼”“怪”字眼(道行级别种类)。原文共出现了 26 个名字里带“精”的角色,表 3 只列举了几个,因为译者詹纳尔大都是采用“spirit”一词来翻译,符合儿童把世界两分成“好”或“坏”的简单认知,把这些精怪的形象直观生动地呈现于眼前,并且充满了简单快乐的童趣。

译者还把原文中一些不太清晰的鬼怪角色通过翻译表达得更清晰,例如“Skilful Beast(伶俐虫)”,相对于“虫(bug)”一词,“beast(兽)”更能体现其跑腿小妖的特色。原文中有些非常可爱的妖魔鬼怪的角色名称,译者也忠实地译出了其可爱的一面,保留了阅读的童趣。例如,“云里雾(Mist in the Clouds)”和“雾里云(Clouds in the Mist)”,“奔波儿灞(Benborba)”和“灞波儿奔(Baborben)”,“兴烘掀(Heater)”和“掀烘兴(Cooker)”。

(三) 人文性

文学作品翻译的再生准则要求把原文当作原料,译者要有新的演绎,詹纳尔英译本中就有一种原文没有体现出来的温暖气质。少年儿童在读这部章回小说的时候,感到最亲近的角色可能就是每个章节都会反复出现的取经师徒四人。其中,孙悟空为当之无愧的头号主人公,原文中他有诸多称谓,例如“孙悟空(Sun Wukong 或 Monkey Awakened to Emptiness)”“美猴王(Handsome Monkey King)”“孙大圣(the Great Sage Sun Wukong)”。还有第十四回唐僧说:“你这个模样,就像那小头陀一般,我给你个译名,称为行者。”^[4]译文中“行者”被译为“Sun the Novice”,还有唐僧生气时的申斥用语“猴头(Baboon)”。不过,自第十五回“蛇盘山诸神暗佑,鹰愁涧意马收缰”^[4]唐僧收悟空为徒,师徒第一次共同踏上斩妖取经征途后,不管原文中各种译号、绰号的使用,詹纳尔的译文绝大多数都坚持用“Monkey”一词来翻译孙悟空所有的称呼,偶尔会用“the Great Sage”来表达对其行为的赞许。并且,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与一个充满中国文化背景的“孙悟空”或“行者”这样的名字相比,“Monkey”一词既形象又有辨识度,特别是识字水平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儿童更是欢迎这样的名称。

同样地,二号“非人”角色猪八戒也有不同的名称,如“猪刚鬣(八戒本名)Zhu Ganglie”“天蓬元帅(在神仙世界的尊称)Marshal Tian Peng”“猪悟能(菩萨给的法名)Buddhist name Zhu Wuneng”,还有后来唐僧取的法名“猪八戒(Zhu Bajie, or Eight Prohibitions Pig /Eight Prohibitions, or Bajie)”。从第二

十回猪八戒加入取经队伍后,原文一直称其为“八戒”或“猪八戒”,但是詹纳尔就使用了一个简单的“Pig”来称呼,和“Monkey”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师弟沙和尚自第二十二回加入取经队伍后,原文一直称其为“悟净”,“沙悟净(Sha Wujing, or Sand Awakened to Purity)”乃是菩萨给的法名。他在神仙世界未被贬下凡前尊称“卷帘大将(the Great Curtain-lifting General)”,后来在第二十二回中唐僧“见其行礼,真像个和尚家”^[4],故给他法名“沙和尚(Friar Sand)”,其姓氏“沙”则来自居住的那条流沙河(Flowing Sands River)。其后的章回里詹纳尔都用“Friar Sand”这一称呼。牛津词典对“friar”一词的解释是“(天主教)托钵会士;修士”,在英语表达里有大写其首字母,然后加上人名构成一种称呼的表达习惯,例如“Friar Laurence”。按理说从宗教角度讲,用“monk”一词表达“和尚”应该更贴切,在百度翻译中给出的30个例句中,虽然有“Master Monk Xuanzang(玄奘大师)”这样的表达法,但没有“monk”单独一词加上姓氏的用法。对西方儿童读者宗教背景的考虑和关注,以及语言使用习惯的尊重,也是译者的一种温情的人文选择。

四、结语

儿童文学作品中的“非人”角色被赋予了有生命事物的特征,特别是人类的特征,开启了儿童文学中的泛灵性。在儿童文学作品的泛灵世界里,作家将其思想负载于“非人”角色上,也负载于其一出场就开始呈现在儿童面前的姓名称号上。《西游记》作为典型的泛灵性儿童文学作品,其众多成功处之一就是运用了符合儿童心理认知的命名方式,充满想象、泛灵、诗意和游戏精神的“非人”角色姓名,让儿童读者记住了众多的“非人”形象角色。该作品

“非人”角色的创作不仅符合儿童的喜好,也是作家的一种提升作品本身蕴含意味与解读空间的创作方式。

詹纳尔的《西游记》英译本在“非人”角色姓名的处理上不逊于原著,充分凸显了“非人”角色姓名的泛灵性、童趣性,以及对儿童特别关注的人文性。借助这些“非人”角色,该译本为西方成人及儿童读者理解且接受这部中国文学作品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 花妮娜. 从儿童的视角看《西游记》的魅力[J]. 文学教育(上), 2019(5): 42-43.
- [2] JENNER W J F. Journey to the west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0.
- [3] 周远航. 论詹纳尔《西游记》英译本的异质性及意义[J]. 上海翻译, 2018(4): 44-49.
- [4] 吴承恩. 西游记[M]. 刘敬余, 编. 北京: 北京教育出版社, 2013.
- [5] 刘守华. 中国民间童话概说[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
- [6] SCHWARCZ H J. Machine animism in modern children's literature [J]. The library quarterly: information, community, policy, 1966(1): 78-95.
- [7] HORNBORG A. Animism, fetishism, and objectivism as methods for knowing (or not knowing) the world [J]. Ethnos: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006(1): 21-32.
- [8] PIAGET J.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M]. New York: Harcourt, 1929.
- [9] 徐德荣. 儿童本位的翻译研究与文学批评[M].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7.

[责任编辑 亦筱]